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
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夏生

上部《小五義》未破銅網陣，看書之人紛紛議論，辱承到本鋪購買下部者，不下數百人。上部自白玉堂、顏按院起首，為是先安放破銅網根基。前部篇首業已敘過，必須將擺陣源流，八八六〇四卦、三百八〇四爻相生相剋，細細敘出，先埋伏下破銅網陣之根，不然銅網焉能破哉！有買上部者，全要貪看破銅網之故，乃是書中一大節目，又是英雄聚會之處，四傑出世之期，何等的熱鬧，何等的忠烈！當另有一種筆墨。若草草敘過，有何意味？因上部《小五義》，原原本本，已將銅網陣詳細敘明。今三續開篇，即由破銅網陣單刀直入，不必另生枝葉，以免節目繁繁，且以快閱者之心。近有無恥之徒，街市黏單，膽敢憑空添破銅網、增補全圖之說。至問及銅網如何破法，全圖如何增添，彼竟茫然不知，是乃惑亂人心之意也。故此，本坊急續刊刻，以快人心，閒言少敘。眼前得失與存亡，富貴憑天所降；樂枯高下不尋常，何必諄諄較量。

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，二人暗地商議，獨出己見，要去王府盜取盟單。背著大眾，換了夜行衣靠，智爺百寶囊中多帶撥門撬戶銅鐵的傢伙，進王府至冲霄樓。受了金槍將王善、銀槍將王保兩槍紮在百寶皮囊之上，智爺假說紮破了肚腹、腸子露出，滿樓亂滾，誑王善、王保出來，沈仲元同智化結果了兩個人性命，二番上懸龕，拉盟單合子。幸好百寶囊紮了兩上窟窿，預先解下來，放在下面凳子之上，就只背後背著一口刀，爬伏在懸龕之上，晃千里火照明。下面是一個大方盒子，沈仲元說過是兵符印信。上頭有一個長方的硬木盒子，兩邊有個如意金環，伸手揪住兩個金環往懷中一帶，只聽見上面「咔嚓」一聲，下來了一口月牙式劍刀。智爺把雙眼一閉，也不敢往前躡，也不敢往後縮，正在腰脊骨上「啞啞」一聲，智爺以為他腰斷兩截，慢慢的睜眼一看，不覺著疼痛，就是不能動轉。列公，這是什麼緣故？皆因它是個月牙式樣，若要是鋼草的劍刀，那可就將人劍為兩段。此刀當中有個過龍兒，也不甚大，正對著智爺的腰細，又遇著解了百寶囊，底下沒有東西墊著，又有背後背著這一口刀，連皮鞘帶刀尖，正把腰節骨護住。兩旁邊的抄包，盡教劍刀刀子劍破，傷著少許的皮肉，也是鮮血直流。智爺連嚇帶氣助著，不覺疼痛。總而言之，智化命不當絕，可把沈仲元嚇了個膽裂魂飛。急晃千里火，只見裡邊塵土暴起，趕緊縱上佛櫃，躡上懸龕，以為智爺廢命，原來未死。智爺說：「沈兄，我教刀壓住了。」沈爺說：「可曾傷著筋骨皮肉？」智爺回答：「少許傷著點皮膚，不大要緊。」沈爺道：「這邊倒有個鐵立柱，我抱著往上一提，你就出來了。」智爺連說：「不可！不可！我聽白五弟說過，每遇這樣消息，裡頭必還套著消息。」沈爺說：「難道你就這樣壓著不成？」智爺說：「你先下樓去找你師兄的寶劍，或歐陽兄的寶刀，拿來我自道理。」沈爺說：「你在這裡壓著，我一走，倘若上來外人，你不能動轉，豈不是有性命之憂，我如何走得？」智爺說：「我要該死，剛才這兩次就沒有命了。再說生死是個定數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取刀劍去為是。」沈爺無可奈何下了懸龕，只得依著智爺的言語，出了樓外往正南一看，方才見那樓下之人，也有出來的，也有進去的，口中亂喊：「拿人！千萬不可走脫了他們。」沈爺不知什麼緣故，不顧細看下面，一直撲奔正西。正要將軟梯放下，忽然見西北來了一條黑影，漸漸臨近，見那人闖入五行欄杆，細看原來是艾虎。

你道艾虎從何而至？皆因他在西院內解手，暗地裡聽見智化、沈仲元商量的主意，等著他們換好夜行衣靠，容他們走後，自己背插單刀，也就躡出了上院衙，施展夜行術，直奔王府而來。來至王府，不敢由正北進去，知道沙老員外他們埋伏在樹林之內，若教遇見，豈敢教自己進去。也不敢由東面進去，知道也有巡邏之人。倒是由順城街馬道上城，自西邊城牆而下。腳踏實地，一直的奔木板連環，由西北乾為天而入，進的天地否，腳踏卍字式，當中跳黃瓜架，直奔冲霄樓而來。漸漸臨近，一看全是朱紅斜卍字式欄杆，一層一層，好幾個斜馬弔角，好幾個門，不分東西南北。他焉能知曉，按五行相生相剋，全是兩根立柱，上有大蓮花頭，這就算個門戶。欄杆全是披麻掛灰朱紅的顏色，蓮花頭兒可是分出五色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。行家若是進來，由白蓮花頭而入，就是西方庚辛金，再走黑蓮花頭的門，不管門戶衝什麼方向，再找綠蓮花頭的門，然後是紅蓮花、黃蓮花。白蓮花正到裡面即是金，金能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如若走錯一門，白蓮花奔了綠蓮花，就是相剋。金能剋木，走三天也進不來。艾虎如何能曉得相生相剋？進了西方庚辛金，走的東方甲乙木，繞的中央戊己土。繞了半天，心中急躁，他也有個主意，用手一扶欄杆，「蹭」往上一縱，竟自躍在五行欄杆裡邊去了。恨的他咒罵起來，不知這是什麼地方。隨手背後拉刀，把欄杆「咔嚓」亂砍了一回，賭氣把刀插入背後，回手掏出飛爪百練索，搭住欄杆，往上就導。導上約有七八尺高，上面有人叫他說：「下面可是艾虎？」他就緊握飛爪百練索，眼看上面欄杆，往上問道：「沈大哥呀？」沈仲元說：「不錯。」你道艾虎怎麼管著他叫大哥？先前叫大叔，此時是打甘媽媽、蘭娘他們論起。沈仲元說：「艾虎，你這孩子怎麼來了？」艾虎說：「你們的主意，我早聽見了，我見一面分一半，我師傅不要功勞，那功勞算我的。」沈仲元說：「你師傅都叫劍刀劍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說什麼？」沈仲元說：「你師傅都叫劍刀劍了。」艾虎一聲哎喲，一撒手，咕咚一聲，躺在地下，四肢直挺，死過去了。沈仲元嚇了個膽裂魂飛，趕緊放軟梯到二層。放二層的軟梯到了平地，把艾虎往上一抽，朝脊背拍了幾掌，又在耳邊呼喚，艾虎才悠悠氣轉。艾虎睜開二目，坐於地上放聲大哭。沈仲元說：「師傅又沒死，你為什麼如此？」艾虎說：「你不是說我師傅叫劍刀劍了麼？」沈仲元說：「原是個月牙劍刀，把他壓在底下，不能動轉。」艾虎說：「你為什麼不說明白了，叫我哭的死去活來？」沈仲元說：「你沒等我說完，你就死過去了。你這孩子，造化不小，不是遇見我，你性命休矣。」艾虎問：「怎麼？」沈仲元說：「你拿絨繩掛住欄杆，必然拿胳膊肘撐住，跳身上去，那上頭有冲天弩，定射在你胳膊之上。那弩箭全是毒藥煨成，遇上一枝，准死無疑。」

艾虎說：「我師傅現在哪裡？」沈仲元說：「就在冲霄樓上。你來的甚巧，你師傅打發我取寶刀寶劍，我正怕走後上來王府之人，你師傅有性命之憂。你去找寶刀寶劍，我回去看著你師傅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得先去看看我師傅，然後去取。」沈仲元說：「你先取來，然後再看不遲。」艾虎說：「我總得先看看師傅，然後再去取。」沈仲元無奈，先幫著艾虎爬上軟梯，自己也到了上面。卷上軟梯，二人又上了三層軟梯，把三層的捲起，同到樓門，晃千里火，艾虎先就躡上去了。隔扇一響，智化連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艾虎答應：「師傅，是我。」智化哼一聲說：「怪不得聖人云『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。』你這孩子，多般任性，連我在冲霄樓上，都受了兩次大險。」沈仲元說：「他來的正巧，或者教他看著你，我去取刀劍，或者教我看著你，他去取。」智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教他去取。」艾虎說：「師傅還用取刀劍？我把這鐵柱一抱，你老人家就出來了。」智爺說：「胡說！哪能這麼容易，快去取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可是見面分一半，師傅你不要功勞，可算我的。」智爺說：「你把刀劍取來，橫豎有你點功勞就是。」艾虎無言，飄身下來。沈仲元當路放下兩道軟梯，帶他出五行欄杆，腳踏卍字式，艾虎就要跑，說：「我師傅要有點舛錯，衝著你說！」沈仲元說：「你放心，快去快來。」

艾虎出了南門，走火風鼎，出離為火，至木板連環以外。自己一愕，心裡思忖：也不知義父與雲中鶴他們現在哪裡，王府地面甚大，哪裡去找？忽然聽見東南方殺聲震耳，火光冲天。艾虎直奔前去，繞過前邊一片太湖山石，只見搬山探海、千佛投降相似燈籠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晝。艾虎就知道是大眾在此動手，背後拉刀，殺將進去，叱噤噹噹亂砍。王府的兵了閃開一條道路，艾虎闖了進去。

鎮八方王官雷英、金鞭將盛子川、三手將曹德玉、賽玄壇崔平、小靈官周通、張寶、李虎、夏侯雄，迎面之上，是北俠歐陽春、雲中鶴、南俠展熊飛、雙俠丁兆蕙、鑽天鼠盧方、徹地鼠韓彰、穿山鼠徐慶。內中還有一人，說話唔呀唔呀的，手中提一桿沒纓的槍，槍鏽全叫火燒去了，此人名叫聖手秀士馮淵。這些人均陷在冲霄樓的下面，盆底坑的上頭，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燒的無處躲避。四條地溝，有一百弓弩手，早教雷英調將出去，蓋上木板，還怕不堅固，又壓上石頭，派兵丁在上面坐定。裡頭的人，要想出去，比那登天還難。聖手秀士馮淵，帶領眾位闖了四面，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都有木板蓋著，乾自著急，不能出去。盧爺歎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，你活著是個聰明人，死後應當是個聰明鬼，我們大家與你報仇雪恨，你怎麼不顯一點靈？莫不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大

家應當死在此地！」徐慶罵罵咧咧說：「你有靈有聖，應當下一場大雨才是。」二官人說：「就是下雨，怎能到得了這裡！」雲中鶴說：「無量佛！我有了主意。只要大家命不該絕，隨我走，就可以闖將出去；若是大家命該如此，這回可不用打算出去。」北俠說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雲中鶴說：「隨貧道來。」北俠跟在後面，大家魚貫而行，撲奔正南。雲中鶴在前直走，到了上面壓木板之處，雲中鶴回頭叫道：「歐陽兄，助貧道一臂之力。」北俠點頭，所苦者地道窄狹，不能並立二人。北俠從魏真肩頭之上，伸過一隻手去，雲中鶴用手叭叭連拍木板，就聽上邊有人說：「老二你瞧，他們底下人拍這個板子呢。正在我坐的石頭底下。」魏道爺又換了個地方，叭叭又拍幾下，上面人言：「我這屁股底下，可沒有石頭，又挪在這裡響呢。」魏道爺用寶劍尖認定了這個地方，用力往上一紮。列位請想，這口寶劍能切金斷玉，何況是二三寸厚的木板，焉有紮不透的道理；就聽見哎呀一聲叫喚，撲咚一聲響動，正紮在那人屁股尖上。道爺把寶劍抽回，北俠也用力朝上一推，上面那塊木板一起，雲中鶴縱上來，用寶劍亂砍眾人。北俠等也就躡上來，一陣削瓜切菜相似，把那些弓弩手砍的東倒西歪。也有漏網之人，飛奔八卦連環堡之內，將信息傳於搬柴運草之人，又報於雷英。雷英一聞此言，氣衝兩肋，大吼一聲，率領眾人出沖霄樓，殺奔前來，正遇北俠，大家殺在一處。

王府各處兵丁，盡行來到，各舉長短的單刀，點著火把燈籠，喊殺連天。正在殺得難解難分的時節，正北上一聲大喊，只見那人手中刀上下翻飛亂砍眾兵丁。原來是艾虎取寶刀寶劍來到，見北俠眾人與王府人正在交手，寶刀寶劍亂削長短傢伙，就是金鐵鋼、四條鞭不敢削，因它甚粗，怕傷了自己的寶物，其餘兵刃，挨著就折，逢著就傷。正在動手之間，艾虎由正北闖進來了。北俠是夜眼，早就看見艾虎殺將進來，遮前擋後，手中一口刀，閃閃劈剝，亂砍眾人，好似生龍活虎。北俠又是恨又是愛，恨的是他沒見過大陣，倘有疏忽，那還了得！愛的是初經大敵就是這般驍勇。只見他殺奔前來，用左手將北俠一拉，殺奔正北去了，北俠暗暗納悶，也就殺將出來。離動手處甚遠，艾虎方才說道：「義父，我師傅現在沖霄樓，被月牙式鋼刀壓在底下，教我前來尋找義父，將你老人家的刀，拿去解救我師傅。」北俠一聞此言，吃一大驚，說：「你說此話可真！」艾虎說：「孩兒焉敢撒謊。」北俠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將我刀拿去。但有一件，你也知道，我全仗這一口刀。你救了你師傅，趕緊回來，倘若來遲，我使你這刀不順手，我要死在他們手裡，如同死在你手裡一樣。」艾虎連連點頭，將自己刀交與北俠，把七寶刀換將過來。北俠二番又殺將進去。艾虎得了七寶刀，暗暗歡喜，心中思忖：「久後義父出家，此刀落在自己手內，走遍天下哪有對手！今日我先試它一試。」復又奔到兵丁的身後，一聲大叫說：「反叛看刀！」眾兵丁回頭拿長短兵刃一迎，艾虎就這麼一過，叱嚙磕擦削了不少兵器，洋洋得意，救師傅去了。艾虎正要撲奔木板連環，迎面之上來了兩個人，擋住去路。艾虎細看，卻是翻江鼠蔣平、白面判官柳青。若問兩個人怎樣出得地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